

■ 鲁南乡土

□ 王善鹏

鲁南峰城： 一座城市的千年伏笔

从兰陵古郡的文脉积淀，到先贤风骨的代代传承，再到当代文人的执着坚守，工业火种的接续绵延，峰城的每一寸人文积淀，都是深埋岁月的千年伏笔；每一次文脉赓续，都是赠予枣庄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厚礼。

鲁南峰城，浸着兰陵古郡的余韵，静立在山水田园之间。这里青檀满城，虬枝盘亘，凝着人文风骨；这里榴花成海，灼灼盛放，映着一城的雅韵；苔痕斑驳的古峰城墙，低吟着岁月过往；清凌凌的承水河，与灼灼榴花吟诗唱和。这里山水相映，一草一木皆沾古韵，一砖一瓦尽凝古朴。那些藏在石榴树木纹中、古城墙褶皱里的古韵与坚守，悄然积蓄、慢慢沉淀，终成穿越岁月的力量，为孕育一座活力新城埋下伏笔，实乃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枚伏笔，藏在先贤风骨里，融于老峰县文韵中，这不朽的风骨与文韵，亦是千年伏笔最深厚的底色。

千载文脉滋养下，峰城的历史人文愈发厚重。匡衡凿壁偷光的励志初心，如炬如炬，照亮代代学子的前行之路；疏广、疏受功成身退的谦和与豁达，如泉如露，滋养着峰城人的赤子情怀。更有明代学士贾三近，卸去兵部右侍郎官袍，抖落官场尘嚣，携半生文心与淡泊，翩然归隐故土。他以笔墨为犁、心血为种，躬耕峰县文脉，并主持编撰《峰县志》，为山水立传、为人文留迹，让峰县的丘壑、贤士皆铭于笔墨，得以薪火相传。他题诗青檀寺“尽日烟霞看不足，买田结舍此山西”，将峰城的灵秀清逸化为传世诗行，令后世展卷品读时，眼前便铺展城西山水胜景，心尖便萦绕古郡清芬。

至清代，峰县县令张玉树，兴教劝学，鞠躬尽瘁，修建荀卿祠以弘传荀子之学，让先贤文脉薪火相传；进士王宝田接续贾三近之志，潜心修订《峰县志》，考订遗编、传承文脉，厘定“峰县八景”，使老峰县的山水人文之美得以铭记留存。古往今来，纵使岁月流转、时代更迭，这份风骨从未褪色，且有祠宇可寻、佳话传世，成为镌刻在这片土地上的精神标尺。这些凝聚着先贤智慧与情怀的人文瑰宝，正是解开这枚千年伏笔的钥匙——它们承载着先贤气节、延续着老峰县文韵，滋养着市井烟火的同时，更如深埋岁月的火种，默默积蓄力量，为这片土地打破沉寂、孕育城市雏形筑牢文化根基，也为城市肇始续写了最厚重的文明序章。

二

峰城的文化根基，如青檀扎根岩隙，愈经风雨愈显苍劲。从秦汉承县到西晋兰陵郡，自隋唐泽州、金代峰州至明清峰县，直至今日峰城，虽数易其名，却血脉相贯，在岁月流转中凝练成醇厚绵长的人文底蕴。这份底蕴，离不开先贤的躬身耕耘，更藏着千年伏笔的历史脉络。后圣荀况驻足这片厚土，著书立说，教化万民，将仁礼务农思想熔铸峰城文脉，埋下思想之根。此后，匡衡、疏广、疏受及贾三近、张玉树、王宝田相继留痕于此，这些名字如星辰缀满鲁南长空，使峰城的文化根基深植厚土、盘根错节。而这份文化根基，与留存至今的人文遗存血脉相连：荀卿祠古柏常青，匡衡祠残碑留痕，二疏城荒垣寄情，三近书墨墨香满城。这些历经沧桑的遗存，将先贤风骨与土地血脉深深交融，让千年文脉愈悠远，也让那枚深埋岁月的人文伏笔，有了可触可感的具象载体。

凝望峰城这片浸着岁月沉香的土地，承水河如温润碧带，挽着鲁南青山穿城而过，碧水漾漾，映着孺子桥的青石板影，载着古桥边的人文遗风，连同两岸青砖黛瓦的旧影、兰陵古郡的雅韵，一同流淌成诗。每一缕碧波都凝着时光余味，每一道涟漪都载着老峰县人文的清韵。河风轻拂，如先贤低语，将其哲思浸润在山水草木与人间烟火里。仰望仙坛山，林木葱茏如黛，以敦实身躯护卫一方水土，以坚韧风骨铸就老峰县脊梁，更将那份深埋的城市伏笔，藏在庄山叠翠之中。山的刚劲与水的温婉相生相融，凝成峰城独有的山水气韵，也让枣庄的城市底色，多了几分灵秀之气。

循着文脉足迹漫步峰城街巷，烟火与人文交织共生，每一条石板路、每一处院落落，虽被现代楼群掩映在时光角落，却掩盖不住千年人文的厚重印记，也映着那枚千年伏笔的细碎光影。街巷之间，古迹错落，每一处遗存都沉淀着历史的厚重。峰州文庙街岁月悠远，载礼义仁智信；老方屋崖县衙遗址，镶嵌红色印记；西城门青砖黛瓦，印着岁月变迁；石屋山泉清冽绵长，孕育山川灵秀；王家大院（清代进士王宝田故居）古宅幽深，承着进士家风。它们与牌坊街、萧家巷、乡贤庙相依相守，藏着老峰县最鲜活的人文气息。漫步古街巷，依稀可见，牌坊街的青石板蒙着浅浅尘埃，足音踏过，皆是时光与人文的和鸣；萧家巷巷痕点点，存着南齐故韵，透着独有的温婉静谧；乡贤庙古韵犹存，铭记乡贤风骨，萦绕着千年人文余韵。这份浸润在山水、烟火中的人文积淀，便是那枚千年伏笔最坚实的底气，当时代浪潮席卷而来，这份沉淀便化作觉醒的力量，催生城市新生的希望。

三

千年文脉滋养的峰城厚土，在岁月沉淀中积蓄起磅礴之力，静待启航。当时代浪潮奔涌而至，这股磅礴之力应声而起，冲破山河沉沦的桎梏，以实业为炬照亮前行之路，催生出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峰县中兴矿局。它生于民族山河飘摇的暗夜，如一束星光，刺破沉沦的阴霾，让那枚深埋岁月的城市伏笔自人文蛰伏中苏醒，向着工业晨光舒展羽翼，为城市新生理下滚烫厚重的产业根基。

山河飘摇、风雨欲来之际，峰县乡绅金铭、李朝相怀揣着对民族的赤诚与兴我中华的初心，与一众先行者并肩携手，于1878年将“中兴”的火种，播撒在了这片厚重且坚韧的土地上。这束火种，承载着老峰县人心怀担当的风骨，熔铸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开启了峰县中兴矿局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

峰县中兴矿局的兴起，不仅书写了民族工业的峥嵘传奇，更以实业救国的果敢彰显民族复兴的担当。彼时，其管理规制与世界接轨，更率先引进西门子先进设备，领一时工业潮流。深知交通之于实业的核心意义，中兴矿局修建台枣铁路、薛枣铁路，并联合津浦线打通运输命脉，成为当时震惊一方的创举。百年之后的今天，枣临铁路、济枣高铁均由当年中兴的薛枣、台枣铁路延伸而来，足见其当年的先进性。

城市的骨架，亦在此基础上缓缓舒展、日渐清晰。南马道、北马道纵横交错，织就了城市路网的最初模样；中兴学校的书香漫过街巷，人文的温润与工业的雄浑相映成趣，让老峰县千年跳动的文脉基因得以延续新生；鞠仁医院的灯火彻夜长明，以医者仁心接纳乡邻、践行救死扶伤之责，用无声的坚守与守护，赋予这座初萌小城可触可感的温度与归属感。这点点滴滴的生长，皆是峰县中兴矿局为枣庄建市勾勒的最初筋骨，皆是为这座城的新生铺垫的温柔序章。

城市的雏形渐显，市井的烟火也随之氤氲升腾。枣庄老街，商号、钱庄的幌子随风轻扬；大注街道旁，澡堂、理发铺的蒸汽袅袅升腾；中新街里，羊肉汤的香气漫溢街巷，萦绕着高高耸立的井架。这些浸着烟火气的街巷商铺，每一处都藏着中兴矿局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连着城市的新生，它们是中兴矿局写给枣庄建市的深情序言，更印证着工业火种作为城市伏笔的深厚力量。

而这一切，正是峰县中兴矿务局、中兴煤矿公司、枣庄矿务局一次次迭代演进的见证，是千年文脉的薪火赋能，更是枣庄建市的历史必然。

岁月悠悠，老峰县风韵犹存，千年人文在山水滋养中愈发醇厚深沉，默默见证着枣庄日新月异蓬勃生机。回望来路，承水河含韵流淌，镌刻着文脉绵长；仙坛山巍然矗立，承载着古城厚重。而这份文脉的绵延，从兰陵古郡的文脉积淀，到先贤风骨的代代传承，再到当代文人的执着坚守，工业火种的接续绵延，峰城的每一寸人文积淀，都是深埋岁月的千年伏笔；每一次文脉赓续，都是赠予枣庄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厚礼。

■ 文化印记

□ 赵近云

访济南老舍旧居

曾来过老舍故居的朋友，告诉我济南老舍故居共有两处，一处是在趵突泉附近的南新街，一处于大明湖内。而我此次所访的则是前者。我曾屡次来济南，又都住在与南新街仅一街之隔的双龙街，其间也曾偷闲去寻过，因为过于自信，不愿问居于人，结果竟然没有找到。没能看到老舍故居，总觉得是个遗憾。这次又来济南，仍住双龙街，因为并不忙，愿意弥补之前的遗憾，所以不惜复往寻之，不想想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找到了。

老舍故居位于今南新街58号，门脸不大，西向，大门楣上题“老舍旧居”四字。进门直对着的是老舍先生的半身塑像，显然是据先生三十年代模样而塑。由此北转，院落豁然眼前，正面是堂屋三间，东、西各有配房一间。堂屋门右挂一牌，上书“老舍故居”。其自右至左依次是卧室、客厅、书房。但我看的顺序适相反，是书房、客厅、卧室。书房差不多只有一桌一椅一橱，书桌及文房用品仍是当年之物，而摆设亦不变。橱内零星摆放的则是当代出版的老舍先生的小说、散文及电影《四世同堂》的剧照。老舍先生一生的部分重要文学作品，如《猫城记》《离婚》，尤其是与济南有关的作品如小说《大明湖》、散文《济南的冬天》，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写出的。

中堂后墙居中悬挂的不是传统绘画，而是一幅老舍先生青年时期的画像，想是当年在济南期间为人所画，其装束和风采，很容易让人想到诗人徐志摩。画像两侧则配一副对联，是老舍先生之子舒乙所书老舍在济南期间所作诗句，曰：花比诗多怜夜短；柳如人瘦为情长。中堂摆设传统的“一堂四件套（供案、茶几、八仙桌、太师椅）”，古典古香，极具礼仪和文化意味。当年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间客厅接待来访同事、学生和朋友的，并在同他们随意轻松的谈笑风生中，受到启发和灵感，从而写下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卧室陈设亦简，仅一床一桌一椅。因门前设警戒线，不能近观，仅能约略看到书桌上似乎放着一叠文稿，也许是已完成或尚在写作中的一部长篇。

西侧配房三面墙上是对老舍先生在济南期间文学创作成就的图片展示和文字说明，其中有一幅图引起了特别的兴趣，据文字说明，老舍因伏案写作时间太长，又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久而久之常感到腰酸背痛、四肢乏力。虽经多方求医，不见效果，他不由得想到借助武术强身健体，缓解筋骨疼痛。后经人介绍，拜当地查拳大师马永魁为师。由于老舍勤练招式，坚持不懈，腰背疼痛之疾渐渐痊愈，身体也轻松了许多。而随文配图正是老舍为人表演查拳的情景。这可以说是一桩老舍先生在济南的轶事趣闻。看罢展览不由得让人对老舍先生在济南四年间所取得的丰富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叹服，同时也对老舍先生于教书之余，勤于写作的执着精神不由肃然起敬。房门正对着的是一株硕果累累丰收在即的石榴树，我想那硕大火红的石榴不正是老舍先生一生丰富无比的文学创作成果的象征吗？而前来故居观赏的游客，在此盖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图章也正是一幅老舍先生在石榴树下的留影。

东侧配房现是名为“故居书局”的小型书局，主要出售新时期出版的老舍先生各种著作和以老舍先生为主题的各类文创产品。我在此看中一款设计独特的文创笔记本，但一看定价，委实价高难以措手，因此打消购买念头，这样一来，欲盖难盖那枚老舍石榴树下图章以作纪念自然不成，好在允许自由拍照，并不消说，“收买”良多。

时值久雨初晴，院内绿植青翠欲滴，使得故居愈发清新、别致。游人寥寥，清静得很，抬眼望去似乎隐约看到老舍先生正在书房伏案挥笔疾书。

■ 水墨赏析

□ 路来森

八大山人的 “石”和“鸟”

八大山人画石，喜欢画孤石，孑然而立，颓然而卧；八大山人亦喜欢画鸟，鸟栖于石，或者卧于石。

石之孑然而立者，多瘦，是瘦石。那份瘦，瘦出一种枯相，但多玲珑、玲珑剔透，瘦硬中彰显一份矍铄的精神。如他的《花卉图册》之九《湖石》：孤石一块，石之中间透出一个大大的窟窿，周边之石，窄而薄，仿佛肌肉尽失，只有一副筋骨了。枯则枯矣，却骨相奇崛，有一份峥嵘之姿。石之孑然而立者，多倾危相，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这种“倾危相”通常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立石形态本身画得倾危，在倾危之中，坚强地活着。可毕竟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就能见到阳光，就能看到希望，也许，在某一天，环境改变，两株瘦竹，就会秀然而出，飒然生风。

而八大山人的另一幅《竹石图》，则属于第二种情况。在这幅图中，立石虽无倾危象，但石之形，却是上大下小，底部仿佛一“锥”，头重脚轻，根基不稳。所以说，画中之石，虽无倾危之相，却实有倾危之质，本质上，还是一种处在倾危之下的生命状态。与之相类的，还有他的《菊石图》、册页《书画》（之十）等。

据说，倾危，所表现的正是八大山人自身的一种生命状态。一度，八大山人处在清廷的追杀之下，生命朝不保夕，仿佛巨石随时倒下。而危而不倒，就是一种精神。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没有倒下，而且还坚强地活了下来，生命中便彰显出一份石的硬度。

八大山人，常常在石上画鸟，鸟，立于石，或者卧于石。立石之鸟，八大山人喜欢画“双鸟”——石之上下，各一鸟。他的《双鹤大石图》《湖石双鸟图》《野凫图》《双禽图》等，均如此。一鸟，立于石之颠，一鸟位于石之底部，两鸟相望，叽喳而鸣，是在呼应，还是在唱和？相互的抚慰之下，也许，就减少了那份生命里的孤独。当然，也有一鸟独支的，一只鸟独自立于危石之上，而且还是单腿独立，于是，那种岌岌可危之感，就愈加强烈了。有趣的是，这样的立石之鸟，通常石巨大，鸟极小，在巨大的反差中，形成一种极强的张力，冲击着人的视觉，给人一种极大的震撼。

卧石之鸟，卧石，通常比较小，鸟则相对大矣。他画有另一幅《野凫图》：一鸟一石，鸟之巨大，几乎与所踩之石相当，鸟，单腿独立，垂首，目似瞑。鸟身的臃肿，让人感觉其脚下之石，似乎很难支撑它的存在。但它却存在在那儿，而且，情状，似眠似思，这是一只陷入思考中的鸟儿，脚下的石，也只是它思考的一个支点罢了。

八大山人还画有一幅《眠鸭图》，不仅有趣，简直是怪诞。那石，真小，真可谓一拳之石矣，一只鸭，就眠卧在这块石头上。鸟大石小，一块小小的石头，差可容下那一只眠鸭，若不细心辨别，你很难看到到底是一块石还是一只鸭。“像是石头，又像是鸭子；礁石或为鸭所变，鸭或为礁石所变”，恍恍惚惚，是一种幽渺的境界。此种状态下，鸟与石，已然不再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存在了，它们融合着，生命和精神融合在了一起，抵达了“石鸟合一”的境界。其意何在？或许，八大山人正是藉此，来表达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融合存在、共生共存的生命存在方式。



欢度佳节 魏有花 作

■ 履痕深处

□ 晓伟

烟台的海

烟台的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灰基调的，近似灰蓝，甚至是灰白灰白的颜色，与别处湛蓝湛蓝的大海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地处黄海与渤海交界处的原因吧。烟台山亦不像一座纯粹的山，更像是母亲盼子归来、深望大海的一双碧眼。这里的海边都是山，山的旁边就是城，可以说烟台的山、海、城是密不可分的。若放眼全国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这里的海景、海韵也是一份独特的范本。

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深秋，傍晚时才赶到烟台。暮色之下，对烟台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进入滨海大道时，秋风骤起，天气已变，只见路两侧绿化树木来回摇曳。海岸围栏上边已经看到翻起的浪花。再往前走，海浪已以排山倒海之势涌上岸边，被围海护栏挡住，随后沿着堤岸掀起几米高的巨浪，气势壮阔非凡。随后又齐齐地向岸边摔去，激起大片大片的白色浪花。接着岸边又像刀切般抬起气势汹涌的巨浪，随后又扑向护栏，一浪接着浪，似乎永不停歇。夜幕之下确实无法看清烟台的海究竟是什么颜色的。快到宾馆时，天空已飘起了小雨，两侧的视线更加模糊了。夜里除了雨打窗棂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仿佛世界静止了，一种少有的孤独感迅速袭来。只是窗外的小路因雨水的淋漓，在昏黄的路灯照射下反而更加光亮了，远处什么也看不到。

第二天清晨，朦胧中醒来，发现一束金光从窗帘缝中散进来，赶紧拉开窗帘抬眼一看，眼前的景象一下子震惊了我。窗外的小山岗外，就是一碧万里的大海。浅灰色的海面波光粼粼，日光的尽头，浅灰色的云与浅蓝色的海连成一片，天水一色，分不清界线。再往上，是浅灰色的云层上刚刚升起的旭日，清清凉凉地俯视着近山、黑松、岸堤与远海处缓缓驶来的渔船。穿过酒店的小门，快速来到海边。海风凛冽，看似平静的海面却波浪翻滚涌向岸边的礁石，激起的海浪花起起伏伏。这里的海，后浪推前浪，然后再率直地分开，痛痛快快，不缠不绵，确实像北方人性格的北方的海，绝无江南秋天那般“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感。虽是晴空万里，可在这里丝毫找不到在别处的海边看到的那种蔚蓝或深蓝的颜色。或许那种蓝是醉人的，可这里海的浅灰色却是迷人的。朦胧神秘的灰白，透着一种淡淡的浅蓝，洁净，一尘不染，像是一个安守于一方，与世隔绝，不挣不吵，自由自在，去除了浮躁与喧嚣的从容大度，不屑于名气奢华，是非争辩，生活富足却又对你知暖知冷的远方亲戚。

下午去烟台山，路过朝阳街。这条烟台开埠之后就繁荣起来的街道，两侧中西合璧的建筑让我流连忘返，而又深感烟台历史之悠久与厚重。走到烟台山环海公路北侧的转弯处，海岸上几棵白杨树，高高的枝条上仍顽固地挑着几片枯叶，在历经炎暑酷暑冬考验仍油光发亮的黑松丛中，毫无节奏地飘舞着，似要为此座即将转入冬季的海滨城市留下一抹深秋的情影。正是烟台山与烟台山上这些形态各异的苍松，共同抵御了海浪与严寒的侵蚀，让烟台这座城市能够从从容静地面对巨浪排空与寒风凛冽。转弯处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是黑松掩映下的丹麦领事馆旧址。旧址前那尊美人鱼的雕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了解到，烟台山上丹麦领事馆旧址上的这个雕像与丹麦哥本哈根海的女儿雕像确实有着深厚的联系。这个雕像的设计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张德蒂女士，于二十世纪末安放在面向大海的丹麦领事馆旧址院内，成为烟台山乃至整个烟台市的一个文化地标。可以说，东方式的含蓄柔美与西方式的浪漫唯美追求精神，跨越山海重洋，跨越不同国度，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随后我们爬上了灯塔。在灯塔的最顶端，我看到了在低处无法看到的景象。晚霞大幅度豪放地向天边蔓延，海边远处游轮缓缓驶出，归来的简易渔船，以似走非走的节拍，极慢地向岸边飘来。海岸边是错落有致红灰瓦墙的别墅，远处是华灯初放的现代化大厦，再远处是灰蓝色的似漂在海岸线上的山峰，更远处又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好一幅海天一色的人间美景。我不知道生活在其中的烟台人是何等的幸福与自豪。2025年烟台市的GDP过万亿元，相信烟台人的骨子里多少都带有来自大海的纯粹、坚韧、拼搏、不甘平庸的性格基因。

游览完冰心纪念馆，我就想到，烟台作为甲午海战沉默的守护者，虽然没有经历过像刘公岛那样惨烈的决战，却在电报的发送、信息的传递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说起甲午海战，不由得想起冰心的父亲驻守烟台山生活的一些细节。冰心的父亲谢葆璋，1902年冬出任烟台海军练营管带，次年受命创办烟台海军学堂。冰心老人童年时在烟台度过了八年的快乐时光，并完成了人生启蒙。在烟台的一年春节，冰心的父亲特意买来锣鼓、二胡等整套的乐器，和冰心的表哥、堂哥一起演奏欢快的舞曲。冰心喜欢安静，则在旁边开心地放着“滴滴锦（一种烟花）”，成了冰心晚年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年除夕夜酒后，冰心走进书房，跟在正读书的父亲说，想去守灯塔。看冰心是真的，经历过甲午海战的父亲沉思了一下，便说：“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远不止灯塔守，人生宽广得很。”希望自己的爱女不虚度光阴，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以一颗温热赤诚的心，为这片大地的人们，活出有光、有奉献、有温度的人生。

回到宾馆，抬头可见夜幕下乌云朦胧的样子，似乎在以肉眼看不到的速度缓缓地移动，不动声色地在观察着这片海岸上的市井百态与人世间。我们现在已无法穿越时空，真切感受冰心童年时代的海风海浪，以及这片山海之外的一切。但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当下烟台这不一样的山海风情。感谢那些看景能记住，记住能感悟，感悟而又能付诸文字的作家，让我们有了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时代看烟台，乃至看整个世界的机会与幸运。让我们真实地生活在自然里，正如安静地躺在大海怀里的烟台山一样，不鄙不怯，不装不媚，毫无掩饰地流露对这片大海的真情，积聚磅礴而壮丽的生命力量。正如冰心老人九十岁高龄时写下的：我一生九十年来有多少风和日丽，又有多少狂风暴雨……但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树周·文化